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五輯

明野明

季史亡

遺無述

聞文略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二種

明季遺聞

鄒

漪

薛序

明季之誤，從前京貫中連，顧厨外角，槎枒錯出，已非一日。卽如豫楚敗局，予所目擊心訝。不知當年方剿何以遽撫？既撫何以旋剿？何以食甚懷音，方吞灰洗胃，而過憎鳩眼，反俾飽颺？何以負嵎伏毒，猶坐睨玩掌，而厚奉驕子，甘以身殉？自予在南，遙切齒此事，猶計寇與兵馬牛其風耳。及泣汴而始驚左右之皆寇，敵國之皆兵。腰鞬叩首之材官，自供皆闖、操營裏脫；而對壘所獲，無非昔日堦下卒。督撫道帥，固多西人，胸中卽未忍逆料。而畏愛兼至者，惟其粉梓，視赤子直草菅然。從此入蜀、入楚，捷於奔塵；破畿、破都，爭先面媚。至南中之恃一江、閩中之恃一嶺，譬竈婢重簪捍，以擢羹汁，悍奴潛踪三窟而竊金珠。藍鬼杞之頻激叛宿將，長脚檜之私自築秦城，又何誅乎！

頃者，野史紛紛，類非典要。惟吾流綺，家擅史才，博雅宏通，覃精時務。年來著述頗富，幾於等身。旣旌詩媛，隨輯遺聞。中若雪北關之禍非中樞，東隅之釁生舊輔。明夫貴陽一姥，將鼓桃葉之楫，以再敗苧蘿；南安半襦，冀偷歸命之榮，以徐居奇貨。試朗誦崑山片檄，遂東尺箋，已足令脂樵粉泣；何似寓英雄於兒女者，香奩燭淚，猶痛深今古耶！故予序流綺著述種種，而尤神醉於遺聞。蓋深慨夫馬革羊腸，前轅後艇，豈

無郭李，詎異姬姜？不覺慚翰墨於虎貔，而更讓鬚眉於巾幗也。前年家弟薛棗、今衲米題。

自序

嗚呼！明季之事，天與人難言哉！

自三代以迄唐宋，繼世有天下者，莫不禍亂代起，以開中興。其間惟晉元、宋高，偏安江左。他若夏少康、商武丁、周宣王、漢世祖、唐肅宗，凡邊亂內難，一皆削除之，光復舊物，告成太廟，享有祈年保民之譽，以垂久遠。

明朝祖功宗德，較隆前代。而先皇帝以聖明在御，旰食宵衣，比之太康之尸位、仲壬之廢嫡、厲王之內嬖、哀平之外戚、惠帝之昏弱、明皇之淫蕩、徽宗之晏佚，舉無一端，謂宜治平立臻；而逆寇犯闕，身殉社稷，烈於七君。言天言人，都不可信！

蓋自故輔烏程、武陵輩，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君，務拾申、商督責唾餘以煩苦天下。十六年間，三事九列，繩繩繼繼，半是持祿養交，唯諾成風，賄賂竟尙。始而裁驛，繼而加派，繼而抽練；繼而郡邑以催科爲上考，庶司以搜括爲能事；繼而簞鼓細人，流言流說，以培剋爲希幸。兼以高尙威嚴，獄訟繁興，民不堪命。而又錢法、鈔法，一時並行。致海內若焦若焚，怨譟盈路，盜賊蜂起，剿不成剿，撫不成撫，雖有善者，末如之何。屈指當日，不乏名流。如品行高峻、卓出倫表之吳、鄭（鹿友、玄嶽），閎通博雅、磊落千古之錢、王（牧齋、覺斯），慷慨擔當、實心經世之洪、盧、王、史（亨九、九

台、鐵山、道隣），奇情至性、孤行特立之黃、蔣、文、姚（石齋、八公、湛持、現聞），乃至直言強諫、鐵面冰心、百折不回、轆轤顛蹶之劉、趙、楊、章（晉卿、前之、機部、魯齋）、熊、姜、傅、李（魚山、如農、右君、灌谿）、詹、任、毛、魏（一庵、參之、芝田、倩石）、成、曹、周、葉（寶慈、履垣、仲馭、渭山）諸公。而群小必掣其肘、絆其足，毛舉驚擊，俾任事之念不勝救過之念。跋前疐後而憂患多，左方右圓而才智詘，不過出嘆於朝、入嘆於室，中宵徬徨，當饋而起。一旦勢成，土崩瓦解。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，輕輕斷送於衆小人手。宜乎有識者憤激而言，謂今日毋論李綱難得，即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也！

迨弘光南渡，時事日非，除聲色貨利之餘無朝政，自詔命贈賸而外無功能，真所謂清歌漏舟之中、痛飲頽屋之下，泄泄沓沓，於斯爲甚。若夫八閩、兩粵，餉匱、兵單，愈趨愈下，尤不足觀。譬之千金之子，家資蕩盡，四壁徒存，而又外侮交訌。爲之紀綱者復從而陰耗之，其主人復不能憂勤節儉，欲以左支右吾，光前猷而復祖業，此實難已。試問誰秉國成？則貴陽、桐城、南安。吸脂吮髓，前後一轍。此與烏程、武陵，又何異！蓋若輩有小人之心，無小人之才。才能治天下，亦能亂天下。惟無才止能亂天下，不能治天下。殆明季之謂與？即有一二正人君子，公忠體國，若姜、高、劉、呂（居之、硯齋、念臺、儼若）、祁、許、張、吳（世培、霞城、藐山、幼洪）、熊、馬、章、

金（兩殷、培原、格庵、道隱）數輩，非聽投紱去，則重得罪耳。曾有一人得安意行道者乎？而欲以致治保邦，又曷望焉？

皇清入關，伸義剿賊。時朝議冊封晉藩於江南，興滅繼絕，誠爲盛事。會聞金陵擁立，遂興南下之師。不二年間，摧枯拉朽，東南半壁，全入版圖，求如晉宋，亦不可得。凡此盡人事之不臧與？抑出於天數之有定與？

頃者野史紛紜，愛憎失實。如王之明假冒太子而以爲眞，左崑山迅掃群奸而稱爲叛，張司馬矢忠北進而加以不韙之名，李太史倡議南遷而昧其先幾之哲；乖訛顛倒，類不一端。茲就先達之緒論，合之邸報之流傳，稍爲詮次成帙。昔齊公仲氏，懼女醜而無歸，日譽女之美，且許以千金之裝。人曰女姣而復贈以厚裝，必醜。卒不聘。申屠氏女美，懼其女之入於宮也，乃毀爲惡，亦卒不聘。夫美醜之不以毀譽掩如此，余又何必曲舌強爲飾說乎？然則燕都之變，人耶而實天也。金陵、閩粵之失，天耶而卽人也。天人之際，余殆不能不三致意云。

順治丁酉（十四年）孟夏，梁溪鄒漪流綺父題。

凡例

一、野史從來不廢。是編悉紀明末遺事。其先帝朝事無關於鼎革者，茲不盡載。另有崇禎紀事一刻，大書而特書之。至新朝大政，洋洋灑灑，別載國史紀略，以自附於曠謗譏議之義。

一、明運告終，實由流寇，蹂躪海內，幾十餘年。自秦晉而蔓延楚豫，以及吳蜀燕京。茲特詳考歲月，條貫而詳悉之。所幸皇清入關，伸義復仇。往致史相公書有云：國家定鼎燕都，乃得之於闖賊，而非得之於明朝也；固已爲萬世之定案矣。

一、江南、浙東、八閩、兩粵，俱不書帝、書上，僅稱年號，以尊王也。其當日章奏，稱呼仍舊，仿前史例也。考崇信錄云：年號是紀時事，帝號乃誦君德。觀於章奏書冊中紀年年號從不擡頭，可以想矣。即清朝封事，亦多稱其年號，但斥之耳。

一、集中叙載人物之賢否、言行之臧否，要皆考據邸報，採擇見聞，不敢虛美隱惡，以重穢史之咎。

一、殉難諸賢，在北都者，易名卹贈，炳耀千秋；其在東南抗節諸公，亦奉聖明有詳訪確議之旨，蓋聲其罪未始不憫其心、殺其身未嘗不高其義也。並應直書，以見癡忠。

一、南渡事多未備，止記耳目所及。如浙事得之許子浹紀事、閩事本之家大人紀略、粵事悉之瞿常熟家傳暨華方若新書，總俟後之君子考覈論定云爾。

流綺氏又識。

明季遺聞目錄

卷一 北都

紀李賊倡亂本末（始辛未四月迄甲申三月）皇清定鼎燕京之績

（一）

卷二 南都（上）

紀弘光南渡本末（始甲申五月迄九月）

（三五）

卷三 南都（下）

紀弘光南渡本末（始甲申十月迄乙酉五月）皇清削平江浙之烈

（六五）

卷四 福建、兩廣

紀隆武、永曆繼立本末（始乙酉迄庚寅十二月）皇清底定閩廣之盛

（六七）

明季遺聞卷一

江左鄒 漪流綺輯

北 都

賊李自成初名鴻基，陝西米脂縣人也。祖海、父守忠，世農頗饒。自成幼好勇，與姪李過（卽一隻虎）爲暴於鄉。娶妻有淫行，手刃之。以負債故，受過於艾同知，並殺艾，懼罪，逃入甘肅爲兵，以功陞把總。又殺王參將，遂爲賊。

初，崇禎皇帝卽位，勵精圖治，軫恤民艱；憂國用不足，務在節省。於是給事中劉懋上疏，請裁驛遞，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。上喜，著爲令，有濫予者罪不赦。部科監司多以此獲譴去，天下惴惴奉法。顧秦、晉土瘠，無田可耕，又其民饒膂力，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；至是遂無所得食。未幾，秦中疊饑，斗米千錢，民不聊生，草根樹皮，剝削殆盡。上命御史吳甡賫銀十萬兩往賑，然不能救。又失驛站生計，遂相聚爲盜。給事中許國榮、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，具言驛站不當罷，上皆不允。衆共切齒於懋，呼其名而詛咒之，圖其形而叢射之。懋以是自恨死，棺至山東，莫肯爲輦，負者至委棺旅舍，經年不得歸。

己巳（崇禎二年），清兵薄畿，徵四方援兵勤王。保定兵首潰，餘亦多中路逃者。因與饑民合勢，嘯聚山澤。秦中鎮將、守臣議蹙賊於險，據隘殲之，可一鼓盡也。三邊總督楊鶴獨力主招撫議。賊出險，遂橫不可制。鶴以此被逮，下詔獄。上意必欲誅之，以欲用其子嗣昌，故貰其死，然首禍實自鶴云。

賊既蔓延秦晉間，又歲壬申（崇禎五年），登萊兵變，因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之。朝議欲乘戰勝精甲，渡河進剿。兵部尙書張鳳翼家本山西，慮其驅賊入晉也，阻之，盡放遼兵出關。賊遂得渡河而南，因入豫、入楚、入安廬。

賊首之有名號者，在秦，則稱紫金梁（王和尚）、滿天星、蝎子塊、老猢猻、一字王（劉小山）、邢管隊、領兵王、整齊王、闖場天（姓劉）、過天星（張五）、南營八大王、八爪龍（姓徐）、西營八大王（張獻忠）、一隊八大王、不沾泥、混世王、曹操、亂世王、八隊闖將（姓張）、張飛、九條龍、五條龍、賀雙全、高總管等二十四家；晉豫，則稱英王、王鎮虎、朱溫、趙令軍、曹操、吳計、過天星、郝光、混天星、荆聯子、過江王、混世王、大膽王、征西王、福壽王、齊天王、密靈王、閻和尚、老猢猻、上天龍、出獵雁、黑心虎、搜山虎、新一字王、西營八大王、南營八大王、北營八大王、混天王、紫金梁、正天王、閻王、領兵王、老邢、四隊、六隊、八隊、闖場天、順義王等三十二營。各擁衆數萬，少者萬計，蹂躪直省無虛日。時李自成方依闖王高氏，與劉良

佐自結一隊，號闖將，名不大著。

癸酉（崇禎六年），賊在河南，沿山州縣，無處不到。正月，副將芮琦戰死武安。二月，中軍曹鳴鶚陷沒趙寨。三月，賊入清化；遊擊越效忠登屋擊賊，墮地死。遊擊陶希謙在武安，出禦賊硯水，日暮移營，賊乘之，落斃死。總兵左良玉馳救清化，賊方去；復馳武安，勝之於三井，獲賊首小秦王。總兵曹文詔自晉來援涉，勝之於毛嶺。五月，賊盡至磁，衆十餘萬，長可五、六十里。總兵鄧玘與良玉會兵彭城，尾至林縣之清池、柳泉，擊敗之，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。其分股犯衛輝者，巡撫玄嘿自乘城以却之。六月，參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。時流賊爲鄧、左、周（爾敬）三家兵所迫，方從林走輝。九州自涉來林，搗闖賊之中堅，勝於馬鞍山，斬賊首混天王。賊從林奔懷濟。鄧、左追擊，大敗之。賊奔潰，沿河從溫、孟至武、涉，遁入山，復回林縣。時湯九州駐兵水冶，居安、林、磁、武四邑之要路。八月，有陽邑鎮、科泉、清涼山、九龍山、王凱寨、原康村、湖南七捷，斬獲賊目混天猴等。左有河村、柿黃山、八特三捷，俘斬新立一字王、殺盡王等。周有都里、馬鞍山三捷。是月京營副將倪寵、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。九月，有原康、晉底、涉縣三捷，斬獲飛天聖等；兵勢大振。賊棄妻子走，北奔五臺山，既而復回。京營尾於後，湯、左扼於前。京營勝之於亢侯、石坡、牛尾，湯兵勝之於青店、沙岡，賊勢窮迫。十一月，賀雙全、新虎等因京營乞降，然焚掠如故。

湯九州在林縣，連戰三日，勝於兩岔口，再勝於安陽、夏村，又勝於旁坐寨、清涼山，共擒斬四百餘級。左良玉勝之於早生，斬二百級。晉兵曹變蛟亦勝之於涉縣。守備許志忠、孔道興等併力進剿。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、垣曲，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，二十日破澠池，又破盧氏，又破伊陽二縣。賊渡河後，殺掠更慘。初止左帥一軍尾後，雖有盧氏、銀洞溝、刀環川、柳泉之捷，而賊衆四掠，雒陽、新安、陝州、靈寶、閿鄉、盧氏、永寧、汝州、魯山、葉縣、舞陽、遂平、確山、信陽、南陽、裕川、□陽、桐柏、浙川、新野、內鄉等州縣，賊無不至。十二月十九日，賊至鄆城，勢逼開、歸。會日暮，雨雪，巡撫玄嘿起湯九州於牀曰：「事急矣！宜乘夜襲之」。卽晚勝之吳城鎮，追殺五十里，殺賊盈野，斬四百餘級。明日，又追及於橫山鎮，斬六百餘級；皆殺賊強壯。是月二十日，左帥有保安之捷，又有趙莊之捷，又有平上關、黑山之捷。

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，巡按劉令譽督京營，有牛蹄山之捷，出其不意，斬級踰千。得此三路大捷，賊始狼狽走楚，河南乃寧。蓋賊最畏曹文詔；其標將曹變蛟更饒勇，時爲之謠曰：「軍中有一曹，流賊聞之心膽搖」。次左良玉、湯九州。若京營兵，賊甚輕之。時賊大夥在秦，剿撫未定。諸督撫前後數十輩，或被譴去，或逮繫去，或死西市，或戰死逃死，不可勝計。惟秦督洪承疇剿禦有方，遂自秦撫進五省總督。承疇廉勇，精韜鈴，率總兵曹文詔、曹變蛟、左良玉、賀人龍等，凡破賊於寧塞、於西安、於延北、

於西濠、於莊浪，斬賊渠神一魁等，招降中斗星等。每逐賊奔馳，往還數千里，母在官舍，過門不入，士卒感其義，爭爲效死。楊嗣昌在樞部，忌其才績，意弗善也。

會賊在江北安、廬者，以英山、霍山爲窟穴，旣野掠黃、麻間，又破隨州、羅田，潁、和、廬、霍相繼告陷。鳳陽無城可守，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扎，兵不過二千，餘皆市人不習戰；賊至隨破，焚皇陵，燒享殿。一鵬遽斬。給事中許譽卿四疏糾劾溫體仁擬旨淮撫不必移鎮，以至誤陵。給事中何楷以一鵬爲輔臣王應熊座師，並糾應熊；應熊竟以此罷相。指揮包文達脇中流矢，揮刀陷陣；賊迫令卸甲降。文達怒罵，賊砍其左臂，斷頭而去。和州知州黎弘慧、學正康正諫、總營周廷儒、訓導趙世選、霍山教諭龔元祥、訓導姚允恭，死之。兵部尙書張鶴鳴，賊索金幣，入其室，見皆古玉及陶器，遂刃劈其頂達踵。原任御史馬如蛟，與兄運尹如虬、諸生如虹，一門戰歿。原任副使盧謙、諸生韓光祖、葉漳等俱死。惟江浦斗大孤城，知縣李維樾登陴防禦，追賊屢戰，奮臂大呼，所向辟易；賊衆宵遁。是時殺戮之慘，天地爲黑。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，然後殺之者。有驅人之父淫其女以爲戲，而後殺之者。甚至裸孕婦於前，共卜其腹中男女，剖而驗之以爲戲；一試不已，至再三者。又甚至以大鍋煎油，擲孩子於內，觀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者。又甚至綁人於地，生剗其腹，實以米豆，牽群羊而爭飼之；取人之血，和米麥爲粥，以餵馬驢，使之腹壯而能冲敵者。所擄人子女百千，臨行不能多帶，盡殺而去。

。或殺人而間以蘆葦、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，令穢氣烟焰薰逼城上，守兵立仆。上震怒，勒限六月平賊，齋居武英便殿，減膳撤樂，青袍視事，以示行間文武甘苦與同之意。朝議命盧象昇爲總理。

象昇初備兵天雄。寇興，馳行郡內，嚴檄州縣，繕城治具。率衆往，遇賊數萬，象昇弗却。中一矢，額傷；又一矢，僕夫斃馬下。象昇提刀戰益疾。賊乘高臨，後兵至乃免。賊分黨趨城下，潛發兵攻滑。象昇知賊計，戒守城士勿動，選騎出，前伏草莽。賊至，卒發，大敗之，斬級數千。賊相戒曰：「此盧閭王，遇卽死，不可犯！」象昇以是有能兵名。賊懼，南渡河，河以南所至殘燹。甲戌郛破，命象昇撫郛；郛大治。乙亥（崇禎八年），命象昇撫楚，賊又懼，流河南。總兵祖寬於雒陽等處三戰三捷，斬級二千，軍聲大振。象昇遂晉兵部侍郎，總督七省。

會乙亥歲杪，滁州攻圍甚急，知州劉大鞏檄請救，疾走援，奮擊，賊大敗。象昇會諸將曰：『兵貴神速。今賊氣已衰，失此不擊，長患安窮？』趨兵乘其後，又大敗，賊遁承、襄。象昇獨以數百騎入陣中，爲賊困二日，不敢犯。象昇與諸將約曰：『食盡道窮，留此死，擊不勝亦死。吾當力衝之！』乃率騎往，擊殺萬人，斷食道。越三日，投戈請降。其及之於滁，將盡剿無遺；顧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，復逸去。會丙子（崇禎九年）夏六月休兵，象昇疾走秦關，與總督洪承疇議事。時秦中之賊方熾，豫中之賊又來

，凡臨潼、邠州、渭南、韓城、華州等處，承疇隨地嚴兵阻賊，象昇又屢獲奇勝，釜魚阱獸，賊旦暮可平；乃溫體仁忌功，象昇忽受命勦王。未幾，改宣大總督，而以熊文燦代之。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，一意招撫，賊勢復烈。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，不習邊塞，改置重地，增其擔負，緩則敵之，急則殺之，此其積念也。後象昇果死松、杏，承疇尋亦改督薊遼。時賊旣往來不定，豫中又稱要衝，關陝以東、黃河以南、襄漫以北，延袤數千里，所在馳突。

乙亥，巡撫玄嘿罷去，代之者陳必謙。必謙與象昇協力剿賊，部領諸將左良玉、陳永福、趙國柱等，斬興世王於郟縣、闖世王於白沙、整齊王於宜陽、掃地王於郟縣，豫患少息。已而赦詔到豫，必謙知其詐，欲令面縛詣軍門。副將王進忠剿賊無功，思以款自効，單騎入賊營，爲賊所殺。必謙竟以此罷。賊又破盧氏，陷陝州，攻圍永寧，破冀莊、馮莊等寨及岫峪等十三村。丙子，用經略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。時宛南、裕舞一帶巨寇鴟張，踞蟠龍山，負隅爲勢。不一年，家禎旋罷去，陞河北道常道立代之。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，與嗣昌善，嗣昌時以本兵入閣也。

上又憂賊不卽平，命內臣盧九德、劉元斌率禁旅出討。八月，抵河南。九德勤幹，諳練兵機。其把牌中軍黃得功、宋紀皆驍勇絕倫。官兵剿賊於眞陽縣之張家灣，追至光山，千總張國柱被圍，遊擊苗有才救之，而山下雪積坑深，方欲收兵，賊大隊齊發，呼